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二回 新方丈廟外喪身 退居師堂前逼供

話說悟真在退居樓坐了一禪，將才要醒，忽見多少沙彌道人走上樓來，口稱大事不好。悟真忙問何事，內中有一個道人，舌頭阿在嘴裡道：「在下名叫周老老，本是專管四大天王面前香火的，逐日廟門都是我開。那知今日才把門開放，就有一樣東西撒空的由外面倒進門裡。當時外面還不曾有亮光，卻然看不清楚。我只得連忙奔到殿上，說知詳細。伙了他們取了燭火，向外查點。仔細一看，原不是別人，就是新方丈鐵和尚，一點氣息沒得，衣裳還是穿得好好的，頭上也無一點傷痕。」說到此處，又有一個小沙彌接口道：「周老老，你不曾看得清楚。我看見他有一條精腿支在長衫旁面，大約裡面不曾穿著褲子，一定是被人謀害，移屍到這裡的了。」悟真聽完，只嚇得魂不附體。心中想道：荒田殺人，要問地主。況且他又是皇上特旨敕命大成廟住持的和尚，昨日才接了家，今日突然就死於非命，我悟真雖無絲毫的芥蒂，但外人不知事理，難免不議論是我悟真不願退居，謀為不軌。官場若從這條路上想去，我悟真固然是死多活少，就便另有辦法，總之我悟真終難免這不美之名了。說著便朝濟公看了一看，心中又喜道：俗說一家有一主，一廟有一神。叢林本是方丈做主，如今死的就是方丈，可算主人已死了；若要查到退居的和尚，我上代還有濟師父在此，想情罪過也不定全在我悟真身上。心中這樣匡算，兩眼便不住望著濟公。無如外面雖然沸沸揚揚，鬧成一股煙似的，那濟公卻安閒得很，他還是垂著頭打他的盹。悟真又不敢喊他，只得站在旁面發癡，就同泥塑木雕的一樣。那些道人、沙彌見悟真這樣蹊景，越分是不知怎樣是好。內中有一個道人叫顧一官，他本是安東一位著名的刀筆，因屢屢遭訪，難以自保，便投入大成廟做個香火，專管觀音殿上發籤的事件。他見悟真這樣忠厚沒用的形像，便說道：「老尚，如今人命當頭，或者官了，或者私結，都要有一定的主意。在我的意見，如今天已大亮了，請你下樓，走到前面再細細望他一望，果否可是鐵珊和尚。果是不外，還要查點查點鐵和尚昨日什麼時候出外，身邊有無傷痕，然後再著道理。況且我聽說太公和尚名頭是很大的，要見皇上就見皇上，要見太后就見太后，要叫地方官怎樣辦法，卻沒一個敢回半字的嘴。我的意見，還是老方丈先到外面查點清楚，然後守著太公和尚醒來，同他商議個一定的辦法。諒情這條人命，總沒得把個敕建的大成廟就鬧完了。」顧一官說完，悟真把他的話細細想了一想，也覺言之有理。轉身向濟公一看，見他還是呼呼哈哈不曾醒轉，只得先同一班道人、小沙彌走下樓去。一逕到了頭門，向那屍身一看，果然就是護法的新方丈鐵珊。隨即又叫道：人將袈裟揭起，果然下身精光光的不穿著褲子，還有一件奇處：下身那話不知到了什麼處所，中間爛了一個黑洞，不時還冒清煙的。

悟真看了一會，再也不想不著是一個什麼道理出來。心中又想道：這一個元寶橫在頭門口，委實不甚好看。若將他遷個地方，或者關上廟門，將後打起官司，顯係無私有弊；若然聽他在此，到得太陽一出，來來往往，都要來看，那廟裡真個遭著橫事了。左右思想，不得已便叫道人拿出兩張蘆席，權且代他遮好。

將要走上後樓，同濟公計較，忽見廟外飛也似的一騎馬走來，到了廟門口，那人從馬上跳下。這時悟真大吃一嚇，以為來的不知是一個什麼人。及至近前一看，原來卻是金相府家人金榮。走到廟裡，故意的一些閒事不問，便向悟真道：「悟和尚起得很早，敝上恐聖僧又往別處，雲稱老相爺記戀得很，並請秦相爺作陪，務請聖僧今天到敝相府盤桓一日。請悟和尚引小人去見聖僧說明，討個回信才好。」悟真那他們的用意，見得這樣說來，便回道：「金二爺，且攀你同我上退居樓走一趟，老和尚還睡著覺呢。」金榮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小人也當面問明白了，是否願去，方好再請陪客。」當下悟真在前，金榮在後，一直走到後面，上了退居樓。悟真此時料想濟公斷然是不曾睡醒，那知走進裡面，朝那蒲團上一看，連濟公的影子都不見了。悟真好生奇異，復將金榮帶著前前後後找了一周，逢人便問。深怕他昨日晚間不新鮮的狗肉吃了下起痢來，委實連毛廁上都尋過了，卻然尋他不著。悟真心裡急得要死，金相府去與不去還是小事，惟那鐵珊死在門口，傷處又奇奇怪怪的，濟公一走，這人命有點吃當不起。心中正然躊躇，只見金榮在旁邊說道：「悟和尚，我們這樣說，如其聖僧回來，相煩代達一句，我也不能久等了，老丞相還立等回話呢。」說罷匆匆的就往外走。悟真一人走至方丈裡面，踱來踱去，再也不想不出一個法來。

這時各處執事僧都陸續起身，紛紛走進文室來議論這件事。有的說：「鐵和尚初來時不過依著老方丈吃碗閒飯，諒他也沒什麼俗家，什麼苦主。在我的愚見，不若將他移進丈室，將衣服換好，坐進喪龕，就說他暴病圓寂，做個三齊禮七，代他焚化掉了，豈不干乾淨淨！」有的道：「不妥不妥，這句話假如鐵和尚前日死，一定是這樣辦法。無如昨日交過了家，今日可算是一位咨部註冊的方丈，怎能這樣草率從事？」當下你這樣說法，他那樣說法，把個悟真越分弄得是不知怎樣是好。正在議論的時候，只見那庫房裡執事的和尚又說道：「還有一事稟明老和尚，昨日鐵和尚接家之後，陪金大人談了一會，走進庫房，將金大人佈施廟中一筆田產的契據統統查去。如今這些契據，鐵和尚既死，還要請老和尚查點明白才好。還有一件事，也要就此申明，昨晚一黑的時候，鐵和尚在庫房，討了兩錠元寶，口稱次日交帳，共計京平銀一百零二兩三錢五分。」

可憐悟真見廟中遭著人命，已經愁悶不了，此時又聽見廟中損失了這許多廟產，真個嚇得是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嘴裡連連說道：「這便怎麼好呢？」當下便埋怨那庫房的和尚道：「你也太不謹慎了，怎能就聽他作主？所支用一百多兩銀子，還算小事。但金府的這筆田產，已經咨過部的。這個罪過，恐怕你我都擔承不起，如今這樣看來，這件事一定是要經官的了。但有一句，你此時這樣說法，到了老爺堂上，板子打斷了，你還不能改口，不得拖累旁人。」可憐這庫房的和尚，也是個忠厚老實，聽悟真這樣說法，只嚇得雙淚交流，往外就走。悟真此時也沒心再理他，便叫過一個伶俐些的道人，著他去找地方鄉保，以便打個報呈。

道人才到廟外，忽然飛奔走進丈室，大喊道：「老和尚預備一點，外面臨安縣老爺進廟來了！」話言才了，只見一個傳事的，手上拿了一個手版高喊道：「接帖！」這大成廟的道人，究竟是敕建的廟宇，這些規矩都還懂得。就此走過一個道人接了手版，那傳事道：「你家老和尚濟公可在廟否？本縣賈大老爺特為過來拜會，有要事面稟。」看官，你道一個堂堂的京縣，怎樣見一個和尚還要用手版，還要稱稟見，因何尊敬到這種地步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這濟公和尚，一者是御封的聖僧，二者他同君王大臣沒一個不得往來。從來這些做官的，個個都講究拍馬屁，所以來見濟公委實就同下屬見上司一樣。閒話休提。那道人接了手版，見說來見濟公，便回道：「老和尚昨日在廟中，今日一早出外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擋你老爺的駕罷。」

這時傳事走進丈室，知縣的轎子卻然一杆，還打在廟門外面。及至傳事回報，賈知縣反轉吩咐打轎進裡。只聽驢「咣咣」的，還帶了值日頭、命案頭、刑房、刑房、件作子，一眾差人，手上烏龍鞭、頭號杖，鐵鑲夾棍，一切刑具統統齊備。到了二門，知縣便下了轎，到了客堂，坐下。初時悟真聽知縣到來，心中有塊鬼病，本來有些膽寒。及至聽那傳事的來稟見濟公，心中略放一點。那知傳事去後，忽聽驢咣咣，知縣反轉到裡面下轎，情知有些不妥，不曉得還是去見他好，不去見他的好？便悄悄的走到丈室門外，瞧一瞧是什麼蹊景。卻才偷眼一看，但見那月台上面三班六房都站滿了，曉得情形不好，轉身就想再進丈室。才進屏門，忽覺後面一人匆匆趕來，在肩上拍了一下說道：「悟師父委屈一點，縣大老爺帶你去問話呢。」悟真掉頭一看，見一人頭戴氈帽，身穿紫袍，知道是一位公差。俗說犯法身無主，此時悟真真要想再進丈室，是不得能穀，只得跟著差公，一齊到了客堂。走到知縣面前，打了一個問訊，說道：「老爺駕到，僧人失迎得很。」賈知縣將他看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可是這廟退居的悟真嗎？」悟真道：「正是。」知縣冷笑了一笑，便向差人道：「且將這兇手看住，然後再來取供。先代我把鄉保傳來！」

這時鄉、地保本早經在此伺候，一聽傳到他們，兩人便走了上去。但那多保已經八□多歲了，其實是一個老公事，他因這件事不甚好辦，故意裝做倚老賣老，耳聾牽八的。知縣也無法道他，只得拿地保出氣，大喝道：「膽大的地保！坊上敕建的廟宇，把方丈害死了，蓋在蘆席裡面，你們都不到本縣面前打個報呈。要你們這班狗才還有什麼用處！我且把你們這些沒用的狗腿敲斷了再說！」隨手抓了幾根刑簽，向下面一擲。只見幾個承刑的班頭走上前來，將地保按倒，一五一□的打了三百大板。可憐把一個地保

打得皮開肉綻，死去活來。打過之後，這才吩咐刑房伴作，將鐵珊的屍身抬到客堂前廊簷下，檢驗通身。驗畢，只有胸前一處搗傷，腳下兩道繩傷，都不在致命，但下身陽物不見，既不像閹割，好像被爛藥爛去，陷下一個窟窿，流的是紫血，裡面不時的還冒白煙。

知縣也不深究，便著刑房依樣胡蘆的將傷格填好。然後便叫差人將悟真帶上，故意和顏悅色的問道：「悟真，你在這廟裡也做了兩年敕封的方丈，也算有體面的了，大約一時糊塗，做下了這種餌事。本縣勸你從實供來，免得受了苦刑還是要供。」悟真見問，眼淚滴滴的道：「老爺這話冤枉殺僧人了。昨日一天，金御史大人皆在廟中，他老人家要算是青天，到了晚間，金御史同僧人的師父酒散之後，僧人就同師父濟公上了退居樓。僧人以為奉旨交過了家，廟中各事都有新方丈管理，那知他在庫房，將金丞相府捐助廟產一筆田契統統拿去，又討了兩錠元寶。一晚就到了廟外，盡夜不回。僧人當時全不清楚，到今日大早，道人開山門，鐵珊的屍身滾人，道人上樓報告，僧人方查出真實。細想案情，多分鐵珊仗著做了方丈，挾資在外嫖賭，被人殺害，移屍到此。老爺步步高升，總要明察暗訪，若把個罪定在僧人身上，那就冤枉死了！」

知縣見說，沉吟一會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悟真，你不要抵賴罷！你的細情，本縣都明白了。大約你這兩年方丈，虧空的是很大的。所以交家之後，深怕新方丈查出舊帳，向你追討，你所以迫不待緩，連夜將他治死，輕輕巧巧把筆虧空向他身上一攤。悟真，想你也是一個出家人，這樣行為，未免太狡猾一點了！」悟真大哭道：「老爺明見，僧人並非狡猾，實係受的冤枉。老爺不信，他怎樣付田契銀子出外，有庫房裡的和尚可證。今早怎樣開山門，怎樣屍身滾人，有天王殿司香火道人可證。」知縣聽說，哈哈大笑：「悟真，你這說法，把本縣當著一個三歲的娃娃了。你家的道人，你家的庫師，自然是聽你指揮，他們作證，就能相信的嗎？本縣因你還算是一個有模有樣的和尚，不忍擅動大刑，我老實對你說，明白說罷，你如爽爽撇撇，照私空廟產，暗殺主僧供來，本縣或者借你是他的上代，他是你的護法，就班輩上減一等問罪，總可保全你的性命；若再有半字支吾，咳，那就不怪本縣不給體面把你的了！」說罷，將桌案一拍，吩咐差人抬大刑伺候。只見那些差人，如狼似虎，拿出了無數刑具，多少奇奇怪怪，連名目都不曉得他是叫什麼。就此便「當啷啷」的向廊台上一擲，悟真看得親切，可憐直嚇得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。畢竟這知縣怎樣拷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第二一三回 上死路尚遇牽頭人 內室美人動春興